

—

我觉得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平平淡淡，经历着那种凡人繁杂的生活与烦恼，只是从中悟出了：一个不懂得别人感受的人，是一个只具有半个人性的人。

十五日对父亲来说显得格外地重要。在春夏秋冬的严寒酷暑里，无论恶劣的天气给他带来多大的不便；他都会在早上四点多就起床，坐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汽车来参加税务局离退休干部的聚会，而且每次都是提早半个小时到达的。

这一天早上。我站在窗前期待父亲的到来，看见他来了好去接；因我下楼去接时交叉过路，却没料到他已在楼上等我了。他每次都要给我背些蔬菜来。“这是我自己种的菜，是绿色蔬菜，没有用过农药化肥的。”要是等等不来，我就到客厅里去坐着；这样就很快会来敲门了，并会听到喊声：“小春！小春！”

这一次将门打开，发现母亲也来了。我兴奋地说，“看见你们真高兴。”接着就像往常一样地又说：“你们累不累？开吗带这么多菜来？”

他们一走进屋里就像合格的推销员一样地推介起自己的蔬菜来：

“很轻的，又走不了多少路。”

“这是绿色蔬菜，没用过农药化肥的。”

他们的身子刚刚站稳。父亲就说：“我要去开会了。”

“我要到前洪去祭拜我爹娘了。”母亲也做出了要走的样子，还抬了抬手臂上的一个包袱说，“上坟用的酒菜香烛都带来了。”

我母亲不大来；来时就是去看亲友，或到小商品市场买东西，或到前洪去。因我在家没事，所以打算陪她去一下。我说，“您等一下。我与您一起去。”因我已长久没有去前洪了，所以也想走走新鲜新鲜。平日她总是不要我陪的，这天她没说。我将煤气灶与门窗检查了一遍，锁上门，将钥匙放入牛仔裙的袋子里，挽起母亲的手就走。我们走到桥洞下去搭车。

太阳光还像从前一样，记忆中的池塘、树木、田地、山坡、小路一一地消失了。我与母亲沿着被拉成直线一样平坦的还在浇灌的水泥路走去。

那里的一些坟头被半腰高的茅草包围着。由于墓碑上没有刻著姓名，找了好久才确定了下来：前面做有一小块水泥台面的坟头，就是爷爷奶奶的坟头。

“多亏了我的娘给我带小孩，我才能去工作，才能发得到今天的退休费。”母亲反复地说。她是敬心敬意地去祭祀她的爹娘的。她将她的虔诚与感恩都用在了祭祀上。她祈祷着，希望爹娘继续关照她的儿女，能给他们带来好运。

我与母亲祭祀罢爷爷奶奶，就去了十一间。这再不是从前的那栋十一间：东厢紧挨篱笆菜园，接壤田野；西厢紧挨竹间、篱笆菜园；门前的门口坪紧挨着桔林，屋后毗邻的大路紧挨着的是大大的门口塘、高岸里的灌木丛、篱笆菜园。仿佛苏醒过来的人们抢地基建房子：篱笆菜园这一道大村庄里的最具特色的风景线，被四处扩张的房屋所取代；门口塘被入侵了；门口坪没有了。十一间的西厢没有了；堂屋西侧的木板墙上，尚留有一个因奶奶的小土灶的火，烧损了的有扇子般大小的焦黑的不规则的洞。仿佛周围的房屋使十一间照不进阳光，显得那样地阴凉潮

湿；雕刻与木墙也显得那样地衰老与晦暗；那丛极其美丽的月季花，由于会料理的爷爷死了以后，在乱石杂物中留下了无数根枯根。十一间里除了住着双目失明的人，其他人都造起了很好的新房子，而且都搬出去住了。这里静悄悄的，似乎有股子凄凉在向我袭来。

无比亲切的十一间，
它像一个残缺不全的老人，
躲在一个角落里，
向人诉说着从前的辉煌。

昨天，
所有离开了的人，
他们都仍在我的印象中
还是那样地生活着，
谈论着，
笑着，
忧愁着，
痛苦着。
他们年轻的依然年轻，
衰老的依然衰老，
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
十一间，已被岁月擦抹得只留下了往昔的痕迹。大约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不断地更替着的，过去的总是被现在的埋葬，使之呈现在你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了。周围虽然是华丽的，但是没有感情的薰染过，却怎么也亲切不起来；因为华丽的一切处

处皆是，而且处处皆有的。只有那栋十一间，那时的门口塘、篱笆、菜园、竹间、门口坪、桔林，田野上的池塘、田地、山坡、小路、枣林与乌柏树才独具风姿，各有万千魅力，因那是我快乐的童年探寻过奥秘、并留有我童年之梦的地方。我愿意化作风，在它们的旁边萦绕着；我愿意化作鸟，在那美丽的太阳光中，用歌喉赞美这个美丽的地方。如今，这里已没有了我童年时的一切了，我只有从心底里翻出从前的一切，细细地去咀嚼，重来一番快乐与悲伤。

“我每一次到前洪去。”母亲说，“我都会碰到株松、韵华、宝钿、梅葆、闻坚、韵乡，他们都很客气，叫我在那里吃饭；碰到那些曾经的熟人，他们也还认得我，一个个地都与我打招呼，非常地亲热。”她说：“我是多亏了我娘的帮助。小孩子多不是她给我带的话我是根本工作不了的。”

中午。母亲说，“我今天吃素。喏，我自己有素食带来的喏。”她解开了一只小塑料袋，取出了里面的粿与豆皮包就吃起来。

我包了馄饨，等父亲来了就烧了起来。父亲没吃几只馄饨就站起来说：“我们回永康去了。”

父母从远地来，我也没能很好地招待一下，于是就想与他们多待些时候，将他们送抵百米远的公共汽车停靠站，看他们上了汽车，等汽车开走了再走。他们将在江东下车，然后坐长途汽车回去。

太阳光是那样地亲热，那样地灼人。如果在这样的太阳光下行进，会像烫水中的温度计一样，脸也会变得很红很红；这与在十一间里时，如果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反而变白了形成了很大的反差。脸红了不要紧，总是会带来许多的不适。

太阳光已离开了阳台，继续的热辐射与晒得烫了的阳台相

融，热得袭人。我端水浇了浇宝石花、桂花、月季花、铁树、杉树、佛手等，想起了十一间的车门口与弄堂里带来的一丝凉意，觉得那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。

“ 嘭嘭嘭 ”地有人敲门了。

我知道是我的读大三的女儿回来了。她的敲门显得有些细碎仓促。

我很同情她。她从上学以来，几乎没有轻轻松松地玩过一天。她一从学校里放学归来，就要对她说，“ 还不快去做作业！ ” 休息天与小伙伴们去玩，马上就得找回来读书做作业；暑假寒假也不例外；只有大年夜才将去读书做作业提得少了，但仍有可能数落一下她的读书成绩。

在我们的生活中少了将那些早上五点钟起床、晚上十一点才睡、吃饭记公式的苦读书的学生，将他们的了不起的成绩一一地罗列出来，作为她的努力读书的榜样。并且将一些父母迫使儿女苦读书的处罚办法告诉她：成绩不好了就得跪着打，籍此来震慑她。

她有一段时间很用功：早上很早起床背书，晚自修回家依然背书。她经常在背着原来的一段话，而且不断地背着，……

古代的《战国策》中的苏秦，读书欲睡，引锥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足，……。而后苏秦终于成就了大业，被赵王封为武安君，受相印。苏秦是自刺其股，是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毅力。对于一个具有人生抱负的孩子来说，辛劳成了追求的乐趣；而对于一个尚未形成自己的人生抱负的孩子来说，犹如去做一件没有兴趣的东西，一催促就生成了压力，再训斥就有了恐惧了。假若让一个孩子就像工人因生产任务紧而无休止地加班，天天那么地延长学习的时间；工人会因睡眠欠缺而疲惫不堪，从

而影响生产效率，那么学生在这种疲劳下会有什么学习效果呢？倘若一个人是有最佳的理解与记忆的时候，却要让孩子在没有多少理解与记忆效果的时候读书背书，那不是在折磨人吗？而大人为孩子在深夜继续读书而兴奋的同时，小孩则为逃避大人的处治而忧虑而疲倦。孩子的心里或许更加地渴求着睡觉，并且只得无奈地在课堂上因困倦而打瞌睡。所以有的人说：越用功的人，成绩越差。照此看来，成绩差得也有这样的理由。

我细细地想过，孩子必须背的东西，哪些是具有真正意义的有记住价值的呢？怎样读才卓有成效？真的读不好，就以打骂处罚吗？不，应该引导读书的兴趣。如果再不，那么人生处处是路；此路难通，还可走别的路的。

于是同意她看会儿电视，这样可以减轻她的精神负荷，松懈一下紧张得快要崩裂了的神经。她一开电视机，就看起了电视连续剧，而且一看就入迷了，就像上学那样地按时，总是想法看到。

“ 琤琤 琤琤 你不要看电视连续剧！”

“ 您给我去买一块橡皮来 就是那种可以涂抹墨水的橡皮。”

“ 不是买来过了吗？”

“ 掉了。”她说站在距离电视机大约一米远的地方 认真地看起了电视连续剧。

“ 橡皮买来了。你不去读书，还在那里看电视吗？你也应该像人家那样地用功 读书成绩最好才能给你看。”

“ 您给我买一盒 A 型英语磁带。”

“ 给你买了几十盒的英语磁带了 买来不听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 老师讲过要买的。”

“ A 型英语磁带买来了。你还不读书，还在这里看电视？我来将电视机关掉了喏。”

“您给我买一套考试参考书吧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的？”

“我怕您指责我 难道一下子要买这么多东西的？”

“你应该站在距离电视机远一点的地方；站得这么近，会影响你的视力的。你再不站远一点的地方喏？”电视机关掉了。

“就看这一集 看完就不看了。”她说完将电视机打开 而且依然站在原地方看，乐融融地看着，那指令仿佛只拂了拂她的耳朵。

“看电视看入了迷了 还不快去读书？”

她到书房里去读书了。

我做好了饭菜就去叫她，“玮玮！玮玮！好吃饭了。”叫了数声也不应，心想：真乖！她读书都已读得入迷了，吃饭了也不知道饿了。我到书房里去，只见她正戴着耳机，手里拿着磁带目录在看歌词。我明白了。“你一会儿看电视连续剧，一会儿听音乐 读得好书吗？”

她没有理我。

我恼火地说，“你一点也不珍惜你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？你知道你的同龄人，有的因家庭困难读不起书吗？你知道你的同龄人 在读书回家后还得去干活吗？”

“我们又不是那样地家庭。”

我一时竟回答不上来了。

她去吃饭了。她端起饭碗夹上菜，就走到电视机旁去选择频道，然后在距离电视机一米远的地方，边看电视连续剧边吃饭。

我又叨叨着，“读书有这么执拗就好了。”

“你做的是什么菜啊 怎么这么难吃的菜也会做出来的呀？”她惊呼着 接着说，“吃这样的菜能读得好书吗？”

我被她逮了个正着 只得换口气问，“你想吃什么菜？”

“您是我的妈妈呀。我问您：您到底是不是我的妈妈呀？如果您是妈妈，难道您连女儿喜欢吃什么菜也不知道吗？”她恼乎乎地说：“我不吃了。我自己到外面去买东西吃。”

我尽量地使自己平静下来，就像是把自己的善良扭曲成凶恶，眼前的黑暗莫过于冤枉而又无法申诉与辩白了。我小声地说，“你在学校里学得是什么？是学会怎样奢侈地生活吗？还是去学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知识的？”

她的神思已飞到眼中的那个电视世界里去了，根本没有理会我在对她说些什么。

我只有吓唬这一招了。“你不听话？简直太让我伤心了。我自己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去，不来管你了，看你怎么样？”记得过去，只要我这么一吓唬；她就会说，“老师说过，妈妈要管孩子的。”而且就哭了起来，甚至会跪在我的面前恳求说：“我听话了。”

“你经常这么说的，为什么还不走呢？”她嘴里说着这话，眼睛连看也不看我一眼。

就像明明是一个乞丐，却硬要摆出一副大富翁的样子，当真相被揭穿以后，就露出了可怜的尴尬。我只得看着她说，“我走了。”

她泰然自若地看电视吃饭，没有一丝的依恋。

我很难过，只得再进行试探，开门走出去。她依然毫无动静。我无奈地将门关上，边走边想——

孩子的第一声啼哭，给了我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——母亲。兴奋将痛苦与磨难消失殆尽，因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

“是个女孩。”

我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，这并不是我是一个女人，因此就要

去维护女人的生存与尊严；而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说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新生命的诞生，既然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里来，就有责任去爱护去保护她。

婴儿长得很好看，又红又白的，尤其是一双黑亮黑亮的眸子，就像懂得世事似的。

不吃人乳，就按书本的营养要求进行喂养。每次喂牛奶前，都对奶瓶作了严格的冲洗，泡毕牛奶冷却至最适宜的温度；她哭着，一碰到奶嘴就拼命地吮吸了起来，前口不等后口地吞咽下去；怕她呛奶了，拿奶瓶的手都是发抖的。她便秘了，使劲使得满脸通红也便不出，床里经常滚动着粪粒。于是经常给她喝茶，喝果汁，喝蜂蜜水。

她吃饱了躺在床上，穿着绒布小鞋的小脚不停地蹬着篾席，不断地发出“啾啾，啾啾”地响声；她似乎生活得很快乐，并用热乎乎地眼光看着我。

我将新买的鲜果榨出汁来，一小勺一小勺地喂给她。

突然，奶水从她的嘴巴鼻孔里涌出来。她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，就像向我求救似的。

我吓得头脑一片空白，惊慌地将她从床上抱起来，急促地喊道：“妈！妈！快来啊——”我真不忍心去看她的那副憋了气的难受的样子，真令我恐惧至极。

“怎么了 怎么了？”母亲一听到我的那种仿佛天塌下一般的喊声，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了。她连忙从房间里跑出来，看见我抱着仍在呛奶的女儿，就从我的手上将她抱了过去说：“怎么了 怎么了？”

我失去了知觉般地说，“奶从她的嘴巴里鼻孔里不停地涌了出来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我母亲抱着她，用手拍着她。她不涌奶了，

并用黑亮的眸子感激似地看着我的母亲。

我的断裂了一般的神经又复原了。

我带女儿去太原探亲，母亲与竹明将我们送到了火车站。她才三个月就开始出门远行了，火车的震动就像波浪一样地起伏着，车厢里很拥挤，那股子烟味夹杂着厕所间的臭气，就像我们无奈地要去接受那些该诅咒的训斥一样。突然她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，而且流出了伤心似地眼泪；那哭声，那眼泪，就像是破译了人生的坎坷与悲剧似的，凄怆而又悲哀。她竟然感染了我，使我也潸然地流下了眼泪。

我们住在另一个教员搬出去的教员宿舍里。我最担心的是她半夜饿了时的啼哭，这会打扰那些教员的休息，所以显得特别地小心。我将牛奶泡好后用棉衣包着。她半夜醒了要吃奶，正好不烫手就可以喂她。

白天。我让她睡着后就匆忙地去买菜。大营盘菜市场虽不远，从校园里走出去得走许多路，买菜回来老远就能听到她的哭声，有时鹿教员抱着了；于是我抱着她到大营盘菜市场去买菜，一只手抱着她，一只手拎着菜，酸疼酸疼的；当实在挺不住了，就将菜放在路边稍息片刻。一路上都是那样地坚持着，硬顶着。

一天。丈夫吃完晚饭，抱着她逗了一会，说，“今晚副司令要来做报告。我得去礼堂听报告。”

第二天吃中饭，教员来玩时问我，“你昨晚去看电影了吗？”

我问，“什么地方放电影了？”

“大礼堂。”

我说，“喏。他说他去大礼堂听副司令做报告了喏。”

教员笑着指了指他。

探亲期满后回家。我在义乌火车站下车，抱着她，拎着旅行袋匆匆地离开月台出站。等我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

误时，退也无法退了。火车站的出站口同时也是进站口，上车的旅客势不可挡，出站的旅客也不愿意退却，就这样，我们被夹在了中间，被挤得挺不住了。我的头脑里只有后怕，连预测也来不及了，因为灾祸总是发生在顷刻之间。

“快把小孩递给我！快把小孩递给我！”一个车站民警喊道。

我一抬头，知道他是在喊我的；我连忙将女儿从那些只愁一下子达不到自己目的的旅客头上递过去，就此消了灾。

我要去上班了，怎么舍得将她交给一个陌生的女人去带呢？然而无论我怎样地担心，都必须得去找保姆，因为我要去工作。找好了保姆，怕保姆不注意卫生，于是一早起来就为女儿准备食物，用棉衣包好了；给她穿好衣服，喂饱后将她抱到保姆家里去。

“你尽管放心好了。”保姆每次都这样地说。

我走进厂里，心里总是在记挂着她。她就像我的希望，我的力量，我的精神支柱；她给了我一种全新的快乐，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变得更加地美好。我为中午下班就能见到她而高兴；为下午下班可以将她抱回家，可以与她相聚了而快乐。

有时从半夜里醒来，发现她的身上很烫；我吃惊地想着，她的身体不适了。我哆嗦着马上起床，给她穿好衣服，抱着她到医院里去。

街路在昏暗的灯光里显得冷冷清清。我的脚步在这夜的街路里显得格外的沉重，到那个弥漫着悲哀、伤痛、恐惧的地方去吧，去解除病痛，重铸一个健康的体魄吧。

后来换了一个会喝酒的，而且会喝醉酒倒在街路上的保姆。只要保姆将我的孩子抱出去，我的心里就惊慌、就着急、就恼火了，尔后就去找了。

一天我好难受，就对母亲说，“我心里堵得慌，您给我扭扭

吧。”

“你又何苦那样呢？只有自己的身体好了，才能看得见孩子；如果自己的身体不好了，你能为孩子做些什么？或许连孩子也看不见了。”

我觉得母亲说得极对，于是就关注起了自己的身体。我觉得我就是为了孩子，也不能使自己的身体垮下去；我想：要使自己的身体能强健起来，只要吃补品就是了。我经常去买人参吃，并且无休止地吃起了补品，乃至越吃这些东西，身体就越糟糕；再加上阿斯匹林的过敏，身体再一次地跌入了低谷。我去太原治病时将她留在了义乌：只要我有能力思想，我就想着她；在那里我吃饭无味，睡觉不宁，睡梦中惊醒又担忧起她来了。我想我得回去，哪怕是看着她，也是一种安慰。我回去了，在那条阴暗潮湿的弄堂里看见了她。她瘦了，会走了。她用陌生的眼光看着我，甚至不愿意我去接近她。

……

我与她有了不快，就会这样地想着的。尽管我在路上徘徊着，我的眼睛却没有离开过那条过道。

她走来了，然后向着学校走去。

我也到厂里去上班了。由于厂里要打印一个翌日开大会用的文件，下午下班了也没有打印好；只得延长时间，必须打印好再回家。我在打字，心里却在惦记着她。

电话响了，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，“阿姨，玮玮找你找不到在我家里哭呢。”

我连忙说，“你与玮玮说一声：我在厂里加班，还需半个小时呢。”

“妈……”话筒里传来了她的哭泣声。

我说，“我尽快地去做，尽快地回家，别哭！这么大的人了

还哭吗？”

她到高中去读书了 对我说：“妈 我要去买衣服。”

我的嗓门有点大，“你刚刚买了衣服，难道又要去买衣服了？”

“你干吗这么大声地喝斥我？”

一提起了嗓门，那嗓门就压不下去了。“你是学生，还不到关注自己的穿着的时候，讲究穿着还能专心读书吗？穿着是一门精妙的艺术，不作一番探讨研究，不化费一番精力，就不可能使自己穿得恰到好处。若是在读书时就穿得那么地耀眼且成绩又不好，就会像鹤立鸡群那样地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。他们会说，‘喏 这个人穿得这么漂亮 然而成绩却很差的。’要是有人说，‘喏 这个人的成绩很好的。’那就值得你骄傲 也值得我骄傲了。书读得好了，就有人赞赏你了；他们用这种赞赏的眼光看着你，你就有了风光了。……”

“您是罗哩吧嗦的老太婆 老古董般的老太婆！”

我反复地强调着，“学生以读书为主，成绩突出才是你的追求、你的荣誉，你懂吗？你为什么不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辉煌？而要跟随那些社会上的流俗呢？”

“我同学的妈妈没有一个像您这样的，一开口就像骂人了似的。”

我生气地嚷道，“我生的女儿也不会像你这样的，或许是在医院里时被人给调走啦。我想籍此来恐吓她 约束她的言行。

她走了出去，在她背后传来了“嘭”地关门声。

我走到窗前去看她：她到车库里一会儿就离开了车库，随即向出租车招了招手，坐上出租车走了。她如今向家中极其富有的同学学派头，连自行车也不愿骑了。我想起了她的那一次剪头发

“妈，我要去剪头发。”

她剪的是一个男孩子一般的头发，并且是半个多月前剪的。我不同意说：“你的头发又不长，去剪它干吗呢？”

“看哪，这头发都已扎到我的耳朵上了，难受着呢？”

我总是想法将她的言行与读书挂起钩来。“都是你不专心读书的缘故，你如果专心读书的话，还会有头发扎到耳朵上的感觉吗？你知道将来的就业吗？”

“我要去剪头发。”她不肯罢休地说。

我经不起她的不屈不挠的磨蹭，骑起自行车就陪她去剪发。我将她陪到一条剪发专业小街去，那里有七、八个小店，而且标价都在三至五元之间，还挺便宜的。

“你是不是有毛病的，为什么陪我来这里的？”

我先是将她一通训斥，而后又反复地说，“你为什么要我陪呢？你既然有自己认为的剪发好地方，有自己认为的剪发标准，你自己去不就得了吗？”我又说：“你是一个学生，对读书有这般严格地要求，有这般地精通就好了。”我接着耐下心来解释说，“剪头发嘛，不过是将头发剪剪短而已。又没有在头发上标价，谁看得清你剪得是一个几百元的头发呢？”我说完在一个小店前下了车。

“我不到这样的小店里去剪。”她说完骑着自行车走了。

我只得骑起自行车追她。“我听你的。我在你的后面跟你吧。”

“有你这样的妈妈吗？别人家，都是妈妈告诉她的女儿，哪个剪发店剪得最好，然后陪女儿到那家剪发店里去剪的。我是还要我自己着急、自己操心的。如果头发剪得不好了，还会有读书的自信心吗？读书要有好心态，没有好心态能读得好书吗？”

街灯使僻静了的街路显得更加地冷清，忙碌了一天的天外街

已在休憩中，一切就像一个美丽的梦幻一样。

“天外剪发店已打烊了。”

我生发开去说，“你看见了吗？假若你今天非剪发不可的，只有到那条小街的小店里去剪了。你看见过吗？去小街小店里剪发的人也很多很多，有个时髦女郎也在那里剪呢。兴许那个小店比天外剪发店还要剪得好呢。”

她默默地骑着自行车跟着我，在那条小街的小店前下了车；她闷闷地跟随我走进了那个小店里。

这是一个六平方米光景的小店。店里有一男一女，在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被看不起的尴尬。那张坐椅前的一个贴墙的大镜子里，照出了她的无奈与不满。

剪发师将她的短发又剪了剪。

我为了表示对这一个小店肯定，有意站在她的面前对她说，“啊！剪得好极了，在这里剪得好极了，简直比天外剪发店还要剪得好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我真诚地说：“妈妈还会骗你吗？”

我们骑车回到了家里。她照着镜子问我：“好吗？”

我极力地煽动说，“好啊，那还用说吗？你听妈妈的话就没错了。明天去上学，同学们问你，‘你这头发剪得这么好，是在什么店里剪的？’你就对她们说，‘我是在小街小店里剪得。’你可以问问她们，‘我这头发剪得怎么样？’她们一定会说，‘你这头发剪得好极了，我也到那个小店里去剪。’你得向她们介绍这个小店里的情况，它完全是处在小街里的小店。你说是吗？”接着我又张扬道，“这个小店把你的最具特色的东西展现得极其地完美，一看就让人觉得你有一个很美的头型。我告诉你：你剪了一个最好看的头发。下次你要剪发，我还陪你到小街小店里去

剪。”

“唔。”

她第二天下午不读书。我在等她回来吃饭，等啊等啊，等了好久好久也不见她回来，只得四处打电话询问她的踪迹。

“玮玮去剪发了。”她的一个同学告诉说。

终于。她骑着那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我马上离开窗口去开门。

她一进来就去照镜子，左照右照地欣赏着自己的头发，并问我：“我这头发剪得怎么样？”

我责问她：“你昨天晚上不是去剪过了吗？”

“同学说，‘你怎么会到那样的小店里去剪的，怎么会去剪这样的头发的？’于是她们就陪我到一个高档的剪发店里去剪头发了。”她炫耀着说：“这是一个全城最好的剪发店。到这一个剪发店里去剪发。剪发师就会按你的脸型头型，给你剪一个最适合你的发型的头发。”她接着又问我：“我这个头发剪得怎样？”

我首先得问钱，所有的一切都得与钱挂起钩来，如果便宜就怎样地去造头型都是可以接受的。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三十元。”她颇随意地说：“我的同学与他们认识，所以便宜了，否则是肯定不够的。”

我说：“三十元？真看不出你今天剪的这一个头发与昨晚剪的那一个头发，是有什么两样的？”

“您不懂，所以您看不来。”

我继而又叨叨了。我反复地强调着我的观点，坚持着，“人家能看得出你剪得是三十元的头发吗？既然谁也看不出你剪得是三十元的头发，为什么还要去剪三十元的头发呢？是三十元钱放在口袋里难受了吗？一个学生能靠头发来获取荣誉的话，剪发室早已挤破了门了。如果剪发无助于读书的成绩，为什么非要晚上

到小店里剪，第二天中午又到大店里去剪呢？学生想为自己树立美好的形象，是刻苦钻研懂吗？就像运动员争取做冠军、商人赢利、农民五谷丰登、学生读书成绩好，这才能使别人赞叹的一样。这你懂吗？”

“你懂吗？”轮到她说我了，“一个人的形象很重要，好发型也能增加我的自信心，也是对别人的尊重懂吗？”她接下去还说，“一个人的形象不好，人家就会看不起你，这要不要影响读书的情绪的？”

我当然会有比她更多的理由的，我继续将它一一地搬出来。

“一个读不好书的人，能靠所剪的头发获得荣誉吗？那些家庭生活极其艰苦的学生，即使是自己剪的头发，只要读书成绩好，在校园里照样是有荣誉的。”

“您是井底之蛙，一抬头只看见自己头顶上的一块四方的天；您是老古董，根本不懂得现在的人是在关注着什么的？”她接着说，“别的同学的妈妈，为女儿考虑得可周到呢，还要女儿想、还要女儿说的？妈妈不会让女儿将心思用在这个上面的，都会自觉地为女儿买衣服，带女儿到一个最好的剪发店里去剪发的。”

我按我自己的思维说，“三元的剪发不是与三万元的剪发一样吗？所有的一切，仅仅是你自己的认为而已。只要你自己认为：我剪了个最时尚最完美的头发，你就是剪了个最时尚最完美的头发；只要你不再去听别人的闲话，你就不会去怀疑自己了，并且也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。因为这世界上的完美，是可以捏造的，是可以随兴而发的，是可以眼光不同的；只有自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，你完全可以找出自己的完美的理由来。再说，你是学生，有时间有心思顾及别人的眼神与脸色吗？”

“咚”地一声。她恼怒地将梳子摔到桌子上，然后打开电视机，将音量开得很大很大，仿佛要将房子撑破了似的。